



蘇書  
十二



伊 8  
1725  
74



1735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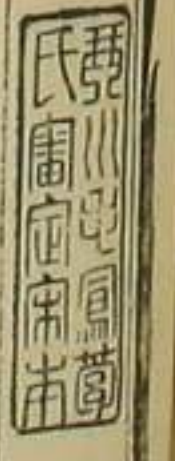
晉書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彪 臧尚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與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蓀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



及古則

盛選德望以爲師傅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適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愆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

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麩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採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謚

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謚謚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爲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

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旣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王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爲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

太子爲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遣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人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

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邇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

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稚宗室之疎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讐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醜恒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

於小坊中絕不與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適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己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適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祇爾德行以從保傳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于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

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群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旣茂髫鬣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寔我不明牝亂沈裁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壺關于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窳窳旣管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縉紳同悲等痛孰不酸

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諡曰愍懷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聞續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彪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彪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通旣逼廢非命而没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卽轉爲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投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諡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

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暮諡曰冲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酷之賤役耽苑囿之佚遊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掇蜂構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終

西川毛鳳崗氏書

晉書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 從父兄 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祖雲興之將帶州焱起之師跨邑哮闕之羣風

西川毛鳳崗氏書



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  
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  
沒長沙栢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  
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  
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  
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  
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  
旣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  
軌獻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  
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  
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爲股肱甘寧凌  
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  
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  
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  
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  
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  
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  
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  
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  
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陸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

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  
之將喪氣挫鋒勢斲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  
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苞北  
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  
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焱而奮庶尹盡規於  
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開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  
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  
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旣没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  
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  
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旣喪  
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  
運而發卒散于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  
隊軍水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  
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  
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  
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  
吳制荆揚而掩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  
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  
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  
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

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鞞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踖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忱愾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宮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

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以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轡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

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雍本缺二十字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

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尊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瑋志默然旣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

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  
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  
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  
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  
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旣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  
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  
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  
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  
故不從冏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  
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一作何則修一作心以爲量者存乎  
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  
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

而琴之感以未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  
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本集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本集  
作勢也歷觀今古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  
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  
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  
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本  
無此字 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久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  
阡陌之上况乎世本集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  
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  
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快不悅

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  
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  
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  
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字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  
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  
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  
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  
方本集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  
怨刑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本集謂足以夸  
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閭成敗之有會

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  
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  
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  
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  
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  
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  
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劬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  
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  
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  
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  
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  
制始於黃廣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

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  
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  
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  
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  
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  
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  
已得與之同愛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  
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  
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  
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  
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

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  
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  
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  
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  
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  
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  
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  
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  
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乖後嗣  
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  
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

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覺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閭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慕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咀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

篡隆皇統而由遭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闔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單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

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百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穎必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叅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史太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都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右怨心回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帽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

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寃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爲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趨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竝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都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

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縷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名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而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

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

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

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從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秘宮披金滕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襲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盤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

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  
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  
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地韶夏六變必饗上  
帝之祀矣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  
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  
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  
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  
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  
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  
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  
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  
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誠者也

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  
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  
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  
泰平之期不且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  
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  
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  
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  
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  
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  
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  
失之機敢竭愚顛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  
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卽前

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叅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聞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僞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

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任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宵凡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一作子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

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  
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  
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  
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  
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勅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  
授用乃以喜爲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爲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荆衡之杞梓  
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  
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  
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  
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

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  
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  
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宄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  
遽骨修鱗凌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  
立身以功名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  
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  
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  
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  
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  
覩其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  
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

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豐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五十四

列傳二十四

終

魏川世圖

晉書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魏川世圖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闈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柝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



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  
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sub>君</sub>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  
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  
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  
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廻  
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  
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  
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  
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  
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  
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

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  
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  
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  
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  
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  
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  
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  
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  
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  
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  
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

出口安能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敷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吟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烟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整對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

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

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  
茂昆吾之功唾桓文之勳拭秘管仲蹉電晏嬰遠升鼎湖近超太  
平方將保重齋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乞爾養真雖力扶大山將  
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  
蹴滿結先結躡切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  
神人乎喻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  
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  
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  
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  
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寧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  
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

登阿衡寧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  
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  
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  
狗馬水截蛟龍而鈇刀不能入泥騏驎驪之乘一日而致千里  
而鴛鴦不能邁𩇑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  
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  
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間不  
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  
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  
嫌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微文傅  
說操築以寤主寧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

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  
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  
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  
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  
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  
弟淳琬瑄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  
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  
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  
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  
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  
康又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

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  
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  
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賸索隱  
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  
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  
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盜于穆侯之命厥禮乃  
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  
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  
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  
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  
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

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子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予書學未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爲政叢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儻哲寅亮總其

弘肅簡雅瞻乃鈍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子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迨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于勤厥故維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敬于已

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叅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已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帥諸本俱作師周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墳宮掌舍設桓青壇鬱其嶽立兮翠幕黝以

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  
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一作總牓服于縹軛兮紺轅  
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  
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微風生於  
輕憶兮織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  
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闔闔洞  
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一作秉轡后妃獻種稷之種司農撰  
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一作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  
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綵繡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驤騰驤而  
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擘以發輝兮方綵紛  
其繁會五路一作略鳴鑿九旗揚旒瓊鉞入藻雲罕掩藹簫管嘲啞  
以啾嘈兮鼓鼙砢礧以砰礚筍虞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

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  
一作阡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一作倚山顛也於是我皇乃  
降靈壇撫御耦游一作坻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  
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  
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總髻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  
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  
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  
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  
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人一作民以食  
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  
一作人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無儲蓄以虞災徒  
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不顯夕惕若慄圖

置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  
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訊日  
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  
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  
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  
或繼之者邈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乎于萬國愛敬盡  
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  
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  
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一作茅大君戾止言籍其農  
其農三推萬國以祗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  
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  
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

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  
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  
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  
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攤  
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  
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  
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  
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  
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  
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  
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  
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榻寫鞍皆有所照又諸



劫盜皆起於迴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軌生心連陌接館則  
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  
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之也又行者貪路告糴  
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  
關迸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櫺  
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  
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  
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  
俗獲行畱之懽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顛  
顛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  
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  
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

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役  
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  
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  
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  
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諸本俱  
缺七字岳性輕躁  
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  
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  
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  
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  
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  
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  
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言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

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  
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  
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  
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  
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  
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稱多者吾豈敢  
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  
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  
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  
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  
俟伏臘之費孳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  
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

之云厚猶內愧於甯遠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  
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  
背京沂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闕天文之秘  
奧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微谿子巨黍異粢  
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蟲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  
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泉聿追季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  
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  
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  
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  
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  
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而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  
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洛芳枳樹離遊鱗澆滷菡萏敷披竹  
木翁藹靈果叅差張公大谷之黎梁侯烏桺之柿周文弱枝之棗  
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奈耀丹白之色石  
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  
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莖薺甘旨蓼葵  
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  
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  
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  
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頰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  
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  
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

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此  
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爲人數撻辱  
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  
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  
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  
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  
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  
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  
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  
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  
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  
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

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

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自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旣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芻豢之權爭路則構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鴛鴦希奔放之跡鈇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嗜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頽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然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違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

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菘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或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

苟止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徒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不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

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于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已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叅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學經於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三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大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

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爲殿懸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辯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壘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旣布鍾懸旣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劬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旣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羣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闔閣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携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

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  
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  
會也尼昔忝禮官嘗聞俎豆今廁末列親覩盛美濺漬徽猷沐浴  
芳潤不知手舞口詠切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  
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  
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太寶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  
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  
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  
躋濬哲閎茂畱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  
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  
講閭闔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採幽窮蹟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  
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

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疊疊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  
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  
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  
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  
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  
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矧  
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摘藻絲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  
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  
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  
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實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  
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廁身澡  
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出爲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

隱勤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已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

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杆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先儒旣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機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坻



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峙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尚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義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季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競競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徵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筋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日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漢有慙德武未盡善

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游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効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矜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疾尠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旣泰四族作奸周室旣隆而管

蔡不虔匪我一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僞又在官君非臣莫治  
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  
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掃墳  
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  
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書  
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  
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  
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  
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犍北達褒斜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  
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  
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  
萬夫趨趨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  
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  
不易憑阻作昏尠不敗績公孫旣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  
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  
帝遣使鐫之於劔閣山焉載又爲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  
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嘗試論之殷湯無鳴  
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  
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  
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

泗上之健吏光武春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眼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繫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鞴下也白猿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干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荆卿爭勇非彊秦

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抱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爲功無爲之時難爲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及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爲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閭闕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雋傑卓犖倣儻之徒直將伏死嶽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爲濛汜賦司隸校尉傳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轉太子中

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  
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任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雋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  
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  
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  
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  
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  
幽山之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飛黃越奔沙  
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水之津旌拂霄嶠軌出蒼垠天清冷而  
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  
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游一作涌其後嶮  
谷啣嘈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賴羣鳴籠其山衝飈發而回

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愬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  
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  
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  
權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滄短羽  
之栖翳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  
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毅之瓠解疏屬之拘  
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  
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  
層陵金岸岬岬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跣實之  
蹊搖則峻挺茗邈嶢嶢晞三春之溢露愬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  
根霏霜封其條木旣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崢  
嶸翦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

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  
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葶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  
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  
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  
悲蕙英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斨嫠爲之擗標孀老爲之嗚咽王  
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  
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櫳雲屏  
爛肝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闌以萬雉之  
墉爾乃峽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峯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  
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煥爛粉棋嵯峨陰虬負  
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䟽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  
交綺對楹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

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  
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  
觀仰折神蕤俯採朝蘭憩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  
翼戲中沚潛鯁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  
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  
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蠲舟兮爲水嬉臨芳洲兮  
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  
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  
素節月旣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  
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  
陽之飛燕駮唐公之驢駟屯羽隊於外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  
脩畏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旣乃

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設金機馳鳴鏑翦剛豪  
落勁翮連騎競驚駢武齊轍翁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  
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研班  
題之縱鼓鬣風生怒目電睽口齧霜刃足撥飛鋒甌林蹶石扣坡  
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蹙封豨攢馮豕拉駘臙挫解馳鉤  
爪摧踞牙擺瀾漫狼籍傾榛倒壑隕齒挂山僵踣掩澤藪爲毛林  
隰爲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  
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驪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沾流  
膏谿合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邪  
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鑠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  
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旣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

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鏑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  
則三軍白首摩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陸灑奔駟斷浮翮  
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  
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  
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  
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  
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  
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矚黑照玄綵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  
春衢整秋御虬螭螭騰騰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  
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  
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

陽鳥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僞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鵠霜鷄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踏翰音之跣燕脾猩唇髦殘象白靈川之龜菜黃之鮐丹穴之鸚玄豹之胎燁以秋橙醑以春海接以商王之著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頰尾丹腮紫翼青鬢爾乃命支離飛霜鏘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闕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一作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欣一作

歌羌觀聽之所燁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立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恭有晉之曲曲皇風也金華啓微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其德也隆故故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誥誥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微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髻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木被乎正朔莫不駁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蚊感惠無思不服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三足之鳥鳴鳳在

林影在黃帝之園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白工兆發乎  
靈蔡摺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  
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  
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痊痊同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郤家之  
屋田遊馳蕩利刀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  
應子至聞皇風載躡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擣藻爲春下有可封之  
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  
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  
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  
冠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人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

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  
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  
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  
化之幽蹟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  
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  
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  
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鑿可謂玉質  
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  
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摘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縉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聞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彰 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氏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

畏服疆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疆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疆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與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鄆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

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

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沮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旣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

服士庶訖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滑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郡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

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  
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苦枯  
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  
疲倦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食盡力屈緒  
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  
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  
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  
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  
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  
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  
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  
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

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  
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  
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  
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  
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  
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  
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  
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  
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  
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  
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  
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

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

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

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  
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  
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  
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  
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  
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  
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  
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  
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  
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  
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  
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

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  
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持達臣謂猶宜時發聖  
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  
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  
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  
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華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  
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  
蚡冒以筭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  
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  
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  
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  
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

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書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卽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書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淨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一作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

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菓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荅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旣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謚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

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謚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誅敘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闕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學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畱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臯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彰惇

彰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參軍復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

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彰討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和中期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哀帝卽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彰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籍田彰並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彰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斂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斂子恒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恒弟夷尚書惇字思俊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



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儒林叅軍徵拜  
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  
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  
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 孫楚

子衆 洵纂 纂子統 統弟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  
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叅鎮東  
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  
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  
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  
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

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  
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  
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弘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  
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  
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  
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  
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  
左震扶桑輶轆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  
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  
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  
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

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茲四紀兩  
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  
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  
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采人其阻并敵一向  
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  
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  
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號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  
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羽  
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  
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  
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剗  
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  
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  
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  
往使所究也若能審勢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錫追慕  
南越嬰齊人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  
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  
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人衝征  
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  
龍游矚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  
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  
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

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叅石苞驃騎軍事楚旣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秦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又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叅軍不敬府主楚旣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叅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

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叅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各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

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滂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滂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爲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叅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

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

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想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踰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

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畱志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

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君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畱多士斯爲其冠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彰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遺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苞忿奕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一作丁年沉廢蓋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

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窮觀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  
謂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彰統昆弟江左馳  
聲彬彬藻思綽冠群英

晉書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晉書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  
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  
不營產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  
皓預政眾多附之憲獨介然皓志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  
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  
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  
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  
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屑齒不恤我難而  
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

及古制

晉書五十七

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  
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  
南出犍犸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  
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  
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  
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  
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初憲  
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  
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  
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犍犸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  
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

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  
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  
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  
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  
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  
嶽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  
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  
于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于郫  
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  
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



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繼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關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含弟子遜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

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竒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

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畱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大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

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震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氏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于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涇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

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謂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

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資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旣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資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於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珣爲威南將軍大

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輜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珣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

心膝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岍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

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爲毛昺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璜不許昺密謀襲璜事覺收昺呵曰晉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昺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一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

交州刺史毛昺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卽贈稷交州昺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一作融敕一作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平晉一作普滅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

殺害吏臣以庭駑昔為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一本多長字有餘年雖前  
後征討窮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  
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  
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  
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峴周旋六千餘里  
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  
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與古接據上流去交  
趾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  
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  
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杖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  
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  
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一作買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

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  
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  
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  
慈親朝廷乃以負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負外散騎常  
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叅領州事叅弟壽求領州  
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  
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鳩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  
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  
州自甚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  
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  
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  
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旅力絕群仕吳爲通江吏時將軍薛瑒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

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負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

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太長秋卒於官

###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

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于燕并餽燕



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寔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緩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叅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旣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械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昺邁昺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子息率其遺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曰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郗隆被齊王

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問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袞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叅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旣愍帝所遣加有特望爲荆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子龔與誘俱死

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人仕指巴東而受賑出嶺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屈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輩于茲孝與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碓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昺屈其深謀陸抗竒其茂略薪槽之任清規自遠鼙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與玄威操履無

違愚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潛師襲董觀兵歎薛  
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晉書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終

要川中鳳閣  
氏雷應南

